

# 心灵世界的探寻\*

## ——简论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的心理叙事艺术

奚志英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5002)

**摘 要:**张爱玲的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是一部遗稿,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中篇。作者以心为眼,运用熟练精微的心理叙事艺术,通过平淡、自然的白描手法及以物象折射心象的写法,深入人物隐秘的心灵世界,从而揭示两个女性之间牵扯不清的心路历程和沉重的生存现实,作品因而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心理深度。

**关键词:**心理叙事;白描;物象;心象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5)03—0043—04

《同学少年都不贱》是张爱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的作品,是在她去世后挖掘出来的遗稿。篇名借用的是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的诗句,写两位教会女中的同学赵珏与恩娟,几十年不同的人生经历。全文是近两万字的一个中篇,读完后觉得行笔枯简,意兴阑珊,尤其是作者那种对人性的单刀直入式的尖刻而精准的剖析,让我觉得:是的,这就是张爱玲,这就是老辣、简洁、苍凉依旧的张爱玲。

小说以中年女性的眼光回味当初贵族女中时期的青涩生涯,并与后来变化万端的漫漫人生对照着写。贯穿其中的,是张爱玲常有的以心写心手法,即用熟练精微的心理叙事来深入人物隐秘的心灵世界。小说采用的是和传统小说相似的全知叙述方式,从赵珏的视角展开,将读者的目光一步步引入人物内心的冲突、情感的微妙变化,为我们提供了走近那些扑朔迷离的心灵的一条通道。

(一) 运用白描手法表现人物深层心理  
与张爱玲早期作品浓艳华丽,意象繁复,戏剧性强的风格比较起来,《同学少年都不贱》的文字很难令人把它与《金锁记》、《沉香屑》的作者联系在一起。它笔法枯瘦,灰朴粗疏,有很多秃头的句

子,乍看没头没脑,让人很不易读解。它描写的故事时间长达 40 年中的生活,从 30 年代到 70 年代,作者越写越简。前面教会女中的生活,还是顺序写下,有几处细节铺陈,后面几十年,只是借赵珏与恩娟的一次会面,由赵珏回忆了几段往事,跳跃点染。因此,有人认为这与其说是一个精致的中篇,还不如说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提纲。也由此认为张爱玲晚年创作已呈力不从心的状态。而我却持相反的态度,我认为,张爱玲正是以这种白描手法,以极度经济的文字,淡化的情节,来给人物的命运和心理留下很大的空白,引发读者进行想象和联想,从而达到“平淡近自然”(鲁迅语)的艺术境界。白描是指用很少的笔墨,勾出人物的动态和风貌,从而表现人物的内在心理。在《同学少年都不贱》中,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平淡、自然到几乎看不出技巧的写法,描写人物微妙的心理,表现人物闪烁不定的感觉状态和生存窘境。

小说运用白描手法最突出的表现是在简洁的对话后面,蕴涵着人物特定时刻复杂、丰富的心理内容。赵珏和恩娟是从小的知己朋友。在女校的时候,赵珏家是土财主,因此,“只有赵珏家里女佣经常按期来送点心和换洗衣服,因此都托她代买

\* 收稿日期:2005—01—20

作者简介:奚志英(1979—),女,江苏江阴人,盐城工学院教师,扬州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万方数据

各色俄國小甜麵包，買了來大家分配。”每到這時，“‘儀貞总要狠狠地看一眼，揀大的。’恩娟背後說。”<sup>[1](P.16)</sup>短短兩句話，就写出了幾層意思：趙珏家里是她們中間最闊的；恩娟非常精明，在趙珏旁邊是一副幫閑腔調；同時又通過詆毀儀貞來特意顯出自己跟趙珏最為要好。張愛玲用這種輕描淡寫、不落痕迹的筆觸写出了人物內心深处的黯淡與猥瑣，讓人感到一種剖析人性的犀利。女中畢業幾十年後，趙珏和恩娟雖然都在美國，但處境卻大不相同。恩娟嫁對了人，跟着飛黃騰達成了一名顯赫的太太；趙珏呢，生活顛沛流離，常常不免窘迫，卻又敏感地保持着自尊，兩人內心都有了隔閡。拿兩人在美國的唯一一次見面看，兩個女人說話時時陷入尷尬的境地。作者只抓住了那三次“恩娟不信她的話”，就道出了趙珏經歷過幾十年漂浮不定的日子以後對人情世態的徹悟。僅拿第二次“不信”來說，在招待簡單的飯後，趙珏送恩娟到車站。（恩娟）：“住在兩個地方就是這樣，見面難。”（趙珏）：“也沒什麼，我可以乘飛機來兩個鐘頭就走，你帶我看看你們房子，一定非常好。”恩娟淡淡的笑道：“你想是嗎？這句話讓趙珏很費解，她想到曾和她有過節的上司肯定四處講她有多么落魄，這話也肯定傳到了恩娟耳朵里。因此，恩娟的這句“你想是嗎？”肯定不是指“你想我們的房子一定好？”而只能理解成“你想你會特為乘飛機來這麼一會？”“來了就不會走了。”一句話，就把恩娟的嫌貧愛富和趙珏的敏感、自尊以及人心的複雜、世態的炎涼表現得淋漓盡致。張愛玲在鋪陳女人心細、心窄、敏感的心理時，是那樣的吝嗇筆墨，含蓄簡潔，仿佛舍不得把一種感覺稀釋掉那樣。早在1944年，迅雨（傅雷）就在《論張愛玲的小說》一文中高度評價了張愛玲小說藝術技巧的成就，指出其短篇中：“微妙尷尬的局面，始終是作者最擅長的一手。時代、階級、教育、利害觀念完全不同的人相處在一塊時所有曖昧含糊的情景，沒有比她傳得更真切。各種心理互相摸索，摩擦、進攻、閃避，顯得那么自然而風趣……”<sup>[2](P.427)</sup>在這篇小說中，作者以女性獨特敏銳的心理感受，尤其注意在簡短的情景對話中，把筆觸深入到人物最細微、最深处的心裡層面，只是這裡不再是“風趣的”，而是道出了女性在生存困境中思想性格衝突的變異狀態，寥寥幾筆却栩栩傳神，令人击案贊嘆。

小說運用平淡、自然的白描手法的另一方面表現在對結構的處理上。《同學少年都不賤》的故

事性和戲劇性都不強，結構也比较松散。大家知道，張愛玲到美國之後，小說創作份量減少了很多，只有《五四遺事》、《色·戒》、《浮花浪蕊》、《相見歡》等幾部作品。但是這幾篇在小說手法上與傳奇時代的小說大不相同，與長篇《半生緣》也不同。作者在《惘然記》的序中写出了特色：（一）寫反面人物，並進入他們的內心。（二）參用社會小說寫法。（三）題材比近代短篇小說散漫，是一個實驗<sup>[3](P.348—350)</sup>。所謂社會小說的結構，是指繼承《儒林外史》以降的小說寫法，其特征如魯迅所言“雖云長篇，頗同短制”“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sup>[4](P.156)</sup>，張愛玲在《談看書》一文中也提到：“……社會小說這名稱，似乎是二十年代才有，是從《儒林外史》到《官場現形記》一脈傳下來的，內容看上去都是紀實，結構本來也就松散，散漫到一個地步，連主題上的統一性也不要了，也是一種自然的趨勢。”<sup>[5](P.302)</sup>這三篇小說是張愛玲的實驗，初稿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但在一九七九年才問世，期間經過了近三十年的改寫。而《同學少年都不賤》也寫於七十年代，我認為其在手法上與那三個短篇肯定有相一致的地方，那就是用白描手法，追求一種“平淡近自然”的效果。《同學少年都不賤》雖不至于“連主題上的統一性也不要了”，但結構是很松散的，有着反情節、反高潮、反戲劇化的傾向。但並沒有像《浮花浪蕊》、《相見歡》那樣落入太隱晦，除非參看作者的解釋才能心領神會的地步。《同》的獨特之處在於它用人物的心理時間取代了物理時間來組織其故事。

幾十年的時間跨度，人物的命運變遷，使得《同學少年都不賤》像另一部“傳奇”。但作者沒有把它寫成一個長篇，充斥其中的只是一些在那時代變遷中的只言片語，但這些只言片語所爆發出來的容量是巨大的，足以成為對世態人生的最好注腳。趙珏的經歷可謂複雜：逃婚、跑單幫、出國、做傳譯員、夫婦失諧分居等，漂浮不定，尷尬困頓。作者在處理主人公的人生經歷時，並沒有按物理時間順序依次講述，而是利用趙珏的心理時間為線，以她的記憶在漂浮不定的間隙中思前想後，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心理結構方式。比如在趙珏和恩娟在美國見面時的對話中，就穿插了趙珏夫婦的不和諧，上司對她的性誘惑，美國大學生的集體野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等一系列事件。這些事件的穿插，都是以趙珏的心理時間為順序的。往往是由於一句話，看到一樣景物而聯想起相關

的人和事。这是因为一方面,离散的生活使她没有办法从从容容娓娓道来,只能断断续续地描出她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是由于心理时间是超越性的,不受时空限制,可以穿行于过去未来,并可依据人物的主观感受,任意将时间拉长或缩短。因此,这种叙事时间的运用和故事的衔接,使得叙事更为自由。而这种点滴的、断续的、不丰满、不充沛、不酣畅的叙述方式与叙事内容所传递出来的巨大容量之间构成了强大的张力。

张爱玲运用白描的手法,在极端的含蓄和简洁背后,挖掘人物的深层心理机制。粗看平淡无奇,细一推敲,会发现容量惊人,而人物也在她不留痕迹的叙述下展现出了复杂、微妙的心理内涵。

## (二)以物象折射心象,开掘人物隐秘的心理

张爱玲的小说以其意象的新颖繁复和细节的真实细腻著称。月亮、风、雨、杜鹃、野火花、镜子、琉璃瓦、炉香、屏风上的画等,都极为丰富传神。这些意象和细节、色彩一起,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使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蕴藉含蓄的力量。对《同学少年都不贱》来说,作者正是借助景、物、事的铺排来外化人物的心理,折射出了人物在特殊境遇下的心理状态。

前面提到,《同学少年都不贱》的风格不像张爱玲从前那样圆润细腻,而更接近于一种单薄干瘦,不过典型的张爱玲式的特色还是保留着。看赵珏在美国招待恩娟吃饭的桌子及其摆设:“公寓有现成的家具,一张八角橡木桌倒是个古董,沉重的石瓶形独脚柱,擦得黄澄澄的,只是桌面有裂痕。赵珏不喜欢用桌布,放倒一只大圆镜子做桌面,大小正合式。正中铺一窄条印花细麻布,芥末黄底子上印了只橙红的鱼。葭望的烟灰盘子多,有一只是个简单的玻璃碟子,装了水搁在镜子上,水面浮着朵黄玫瑰。上午摆桌子的时候不禁想起镜花水月。”“镜花水月”这一意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也是常见。对此,水晶先生曾专门撰文来加以分析<sup>[6]</sup>(P. 69)。他认为,镜子、眼镜、玻璃都是脆薄易碎的东西,在张爱玲的早期作品《传奇》中,大多象征着夫妻之间不幸的婚姻。如《鸿鸾禧》中,作者让姜器伯和他的太太这一对“配错了的夫妻”各自戴上了眼镜,加深了彼此的隔膜和鸿沟,自然谈不上相爱和了解。在《同学少年都不贱》中,赵珏由“镜花水月”的摆设而联想起自己与丈夫的关系:“他们没有孩子,他当然失望。她心深处总觉

万方数据

得他走也是为了摆脱她。”镜中花,水中月,看得见却抓不住,给人一种虚幻、迷离、不能把握的感觉,凸现出赵珏在婚恋中的困境。赵珏对爱情的理解是:“有目的的爱都不是真爱。那些到了恋爱结婚的年龄,为自己着想,或是为了家庭社会传宗接代,那不是爱情。”在教会女校,她没有目的地爱着高两班的赫素容,为了逃避父母强加的婚姻,不惜离开富裕的家庭;之后又独自跑单帮;到美国结婚后,发现丈夫的不忠,毅然选择分居;为了拒绝上司的性诱惑,又失去翻译工作。可她无悔。“我觉得感情不应当有目的,也不一定要有结果。”她不赞同恩娟那样合伙做生意似的婚姻,一辈子无法知道真爱的滋味,只能追忆以前单恋的对象。可是,收获了婚姻的丢失了爱情,品尝了爱情的却抓不住婚姻。她和葭望的最终分离,显示出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所处的尴尬地位。可以说,《同学少年都不贱》是张爱玲小说表现女性命运这一创作主题的延伸。我们知道,张爱玲小说的题材大多是婚恋生活和两性关系,这是她观照人生的一个独特视角。她笔下的两性关系多是疲倦的,不完美的。于是,有了紫薇与霭谷(《创世纪》),小艾与金槐(《小艾》)各自的悲哀与无奈,有了于敦凤和米尧品(《留情》)在感情上的历尽沧桑,还有霓喜(《连环套》)的一次次与人姘居……应该说,张爱玲对多样的男女关系皆有细心的关照。她是从两性关系入手来呈现女人的存在困境。在《同》中,她正是通过“镜花水月”的意象来洞悉人物的心理蕴涵,表现人世间女性时时面临两难选择的困境。

小说以物象写心象的手法还表现在细节的描述上。细节描写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常用来凸显另外的隐藏事物。无论是服饰、饮食,还是生活起居,这些细节描述与高密度的意象一起构成了张爱玲小说深细委婉的特点。在《同学少年都不贱》中,作者通过对服饰变化的描写,来表现现代人的心理感悟。赵珏在美国跟上司司徒华见面时穿的是一件自己改过的大衣:“宽膊的霜毛炭灰灯笼袖大衣,她把钮子挪了挪,成为斜襟,腰身就小得多”。这处的细节描写把贫困、憔悴、不自信、又要给自己找个根据的赵珏表现了出来,读来让人觉得凄凉。而之前,当赵珏在大学没毕业而去跑单帮时,则非常时髦:“穿着最高的高跟鞋,二蓝软绸圆裙——整幅料子剪成大圆形,裙腰开在圆心上,圆周就是下摆,既伏贴又回旋有致。”两相对照,服饰的变化反映了人物处境、精神的变化。张

爱玲一生爱衣成痴,恋衣成癖,她写的《更衣记》中绮罗无限。作为一个女人,她相信当人无力改变大时代的动荡时,人只能缜密地去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sup>[7](P.35)</sup>服饰对张爱玲而言,是她炫耀、自慰和补偿心理的显现;而到她笔下时,除了对旧生活的依恋怀念外,更多的是借服饰的变化来表现人物的个性心理,表现人物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和心态。这里,作者又是以物象写心象,写出了赵珏孤身一人、颠沛落魄的凄凉,充满了现实的无奈与沉重。联系张爱玲晚年在美国的境遇,我们不禁可以猜想:晚年生活极为简单的张爱玲,是不是孤身在美国时,也穿一件这样的挪过钮子的旧大衣?从绫罗绸缎到衰颓寒惨,张爱玲借衣服来寄寓郁郁苍苍的人世之怅惘,苍绿之中自有其辛楚沧桑。

总之,“同学少年都不贱”,又为何不贱,这就涉及到人生境遇,你过的日子好不好,我过的又怎

样,说到底,是一个对人生感悟的心理问题。既然都不贱,也就是不管这些,只要是活着就好。“甘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是在洗碗。”对赵珏来说,这已是沧海桑田自况自慰的扶命稻草,“是最原始的安慰。是一只粗糙的手的抚慰,有点隔靴搔痒,觉都不觉得。但还是到心里去,因为是真的。”赵珏内心的苍凉感、孤寂感和宿命感,既溶解着张爱玲青年时期孤独飘零的人生体验,又与她晚年的境遇、心态、精神是那么的相似,无怪乎这是部带自传色彩的小说了。张爱玲以敏锐到位的感觉,洞悉一切的心灵感悟,透过庸常世态的种种表象,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了女性的生存处境及最后无奈活着的结局。小说具有强烈的心理深度,像一部心灵秘史,既隐隐书写着作家自我的心灵经验,又毕竟落笔“同学少年”本事的载体,注重对叙事对象的心灵体察,从而为读者展现了一面晚年张爱玲特有的心灵之镜。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 同学少年都不贱[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以下引用原文均不再注明。  
[2] 迅雨(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A]. 金宏达,于青. 张爱玲文集(四)[C].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 张爱玲. 惘然记·自序[A]. 金宏达,于青. 张爱玲文集(四)[C].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4]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 张爱玲. 谈看书[A]. 金宏达,于青. 张爱玲文集(四)[C].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6] 水晶. 象忧亦忧 象喜亦喜——泛论张爱玲短篇小说中的镜子意象[A]. 金宏达. 回望张爱玲·华丽影沉[C].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7] 张爱玲. 更衣记[A]. 金宏达,于青. 张爱玲文集(四)[C].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Mental World

—To Analyze the psychology narration art of  
zhang ailing's novella which named “tongxue shao nian Dou Bu Jian”

XI Zhi-y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Yangzhou Vniversiey Jiangsu Yangzhou,22500)

**Abstract:** Zhang Ailing the novella "Tong Xue Shao Nian Dou Bu Jian" was published after her death. In this novella, the author used the well-trained and profound psychology narration art to enter person's mental world. She also used mild, nature skill and the means of reflecting minds with describing some objects to show the two women's complicated mental courses and specialpsychological state in depth.

**Key words:** psychology narration ;mild and nature skill; objects; minds